



乡愁记忆

□ 郭亚舒

（一）

突然忆起那年冬天回了一趟老家，奶奶不在了，我便住在了姑姑家。

我站在田埂上，风里的暖意已悄然敛去，裹着些微微的凉意掠过耳际，鬓角的碎发被吹得贴在脸颊，带着露气的凉。远处的玉米早已收拾干净，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茬秆，在田里竖着，像极了农人休憩时的模样。乡村的节气从不含糊，总在草木、风露与田垄的细微变化里，悄悄铺展开新的时序。冬季的乡村，温度是渐渐凉下来的。不像深秋那般带着燥意，这凉意是温润的，像浸了井水的棉絮，一点点裹紧天地。白天最高温度也不过十四五度，阳光透过薄云洒下来，落在身上暖融融的，却不灼人。田埂边的草叶上，凝结着细密的霜花，待日头升高些，便化作晶莹的露珠，顺着叶脉滚落，滴在干裂的泥土里，洇出一小片湿痕。

到了傍晚，风就添了几分硬气，吹过光秃秃的树梢，发出呜呜的轻响，屋檐下挂着成串的柿子被吹得轻轻晃动，汁液顺着绳结滴落，在墙角积成一小洼琥珀色的光。夜里的温度降得飞快，窗棂上会凝起一层薄霜。

清晨推开窗，远处的山峦笼在淡紫色的雾霭里，近处的田垄覆盖着一层白霜，像撒了把碎盐，踩上去咯吱作响，惊醒了田埂边打盹的麻雀。这样的时节，田园风景褪去了春夏的浓艳，也卸去了深秋的斑斓，归于一种清简的素净。田禾早已收割完毕，留下齐膝高的茬秆，枯黄的茬秆在风里轻轻摇曳，带着收割后的从容。田垄间的沟渠里，水变得清浅，倒映着灰白的天空和岸边的杂树，偶有几只小鸟贴着水面飞过，搅碎了水面的倒影，又很快归于平静。村西那片树林里，秋叶渐红，像染了色彩的油画。树林边的菜地里，白菜裹着肥厚的叶片，外层的

叶子泛着淡淡的青黄，内层却依旧鲜嫩水灵，像被岁月细心呵护的心事。萝卜缨子在寒风里挺得笔直，翠绿的叶片上凝着霜花，拔起一棵，根部带着湿润的泥土，脆生生的甜意在空气里弥漫。

（二）

篱笆墙爬着干枯的豆角藤，褐色的藤蔓缠绕交错，间或挂着几个风干的豆角荚，风一吹，发出细碎的哗啦声，像是在诉说着盛夏的热闹。村后的山林更是清寂。槐树的叶子早已落尽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，伸向天空，树枝间偶尔残留着几片暗红的叶子，在风里摇摇欲坠。松树却依旧苍翠，墨绿的针叶上凝着霜，像是缀了无数碎钻，在阳光下闪着微光。南山脚下的野菊开得正盛，细碎的花瓣是淡淡的鹅黄，在枯草间攒成一簇簇，带着清冽的香气，给这素净的冬日添了几分生机。林间的小径铺满了落叶，踩上去软软的。厚厚的落叶下面藏着过冬的虫子，偶尔有松鼠从树上窜过，叼着松果钻进树洞，留下一阵细碎的声响，便又恢复了山林的宁静。家家户户的烟囱早早便升起了炊烟，空气里飘着饭香与菜香。以前祖母在世时，总会在冬至杀一只自家养的母鸡，用砂锅慢炖，加入当归、黄芪，炖得汤色乳白，香气漫出厨房，飘满整个院落。孩子们围着灶台打转，盯着砂锅里翻滚的汤汁，时不时伸出手指想偷尝一口，被祖母轻轻拍开手，却依旧笑得眉眼弯弯。除了炖鸡，还有蒸花馍，满是“烟火气”。只可惜，祖母过世后，空旷的院子在冬季就显得更加寂寥，偶尔有几只小鸟栖停在院墙上，对着走过院落的行人摇晃着脑袋，一点也不显得生分，这也许就是院子许久没人步入之故。

女人们则喜欢在冬季做布鞋。午后，阳光正好，搬一把椅子坐在屋檐下，鞋底垫

在膝盖上，手里拿着针线，一针一线细细纳着。线绳穿过布料，发出轻微的“嗤啦”声，与远处的风声、鸡鸣交织在一起，成为乡村最温柔的乐章。

（三）

路过菜园时，摘一些鲜红的辣椒，咬一口，辛辣的滋味在舌尖蔓延，驱散了身上的凉意。或者蹲在田埂边，看蚂蚁忙着搬运食物，准备过冬，它们小小的身躯里，藏着对生命的敬畏与执着。暮色四合时，雾又浓了些，将田垄、村落、山林都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。远处的犬吠声此起彼伏，与家家户户的关门声、碗筷碰撞声交织在一起，成了乡村最温暖的夜曲。

我站在庭院里，望着天边渐渐沉下的落日，余晖将云层染成淡淡的橘红，给这清寂的冬季增添了几分暖意。风里的香气愈发浓郁，有饭菜香，有草木香，还有泥土香，这些香气缠绕在一起，成了冬季最动人的滋味。

田垄间的清宁，庭院里的烟火，邻里间的温情，都在这渐凉的时节里，沉淀成最纯粹的美好。乡村的冬天，没有都市的喧嚣，只有岁月的从容与静好。它像一位温润的老者，用清冽的风、素净的景、质朴的俗，告诉我们，生活不必追求浓艳，清简自有清简的滋味；岁月不必执着于繁华，平淡自有平淡的温暖。

夜渐深，霜华渐浓，整个村庄都安静了下来。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鸡鸣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鼻尖萦绕着饭菜的余香，心里满是安宁。想来，这便是冬季最美的模样，在田垄间、在庭院里、在烟火中、在岁月里，静静流淌着清宁与温暖，让人心生眷恋，不忍惊扰。此时，我想起雪莱的名言：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怀念

□ 赵玮玮

“时间过得真快”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一句感慨，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忽然窜高的个子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说，时间过得真快，都长这么高了；和久未谋面的朋友不期而遇，我们会欣喜若狂地说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好几年了；看见以前一直被自己当作小孩子看待的邻家小兄弟也已结婚生子，我们会怅然若失地说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当年的小孩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孩子；春天开过的花在阳光雨露的沁润下变成了枝头丰硕清甜的果实，点点嫩芽在日渐舒展中又终将飘落成脚下的沙沙声，难免还是会感慨一句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又是一个春去秋来。

谁也说不清时间到底长什么样，但在很多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又都清楚地看到了它掠过的影子。

眼前才发生的事一眨眼就变得恍如隔世，模模糊糊、真真假假的让我们一度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发生过，如果发生过，留存在记忆里的印象为何如此稀薄，如果没有发生，为何又总能在恍惚中感触到自己沉浸其中时的畅快和痛彻。

有好几次从睡梦中醒来，在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之前，我第一件事要做的事便是要确定一下此刻自己究竟身处何方，家还是老家？婆家还是娘家？或是在沿途的奔波中又把昨夜的梦落在了路边的哪处酒家。好在，这些事情并不难，稍加思索便会弄清楚搞明白。在时光的冲刷下，反倒是很久以前就已停留在记忆里的那些事情，本该模糊的样子任凭什么时候想起都像是昨天才发生过似的，生动真切，清晰明了，像泛黄的照片，在淡淡的黄晕里藏着总也抹不去的痕迹，什么时候翻开都能带给内心一片安宁与温热。

从漳河岸到汾河畔，从太行山到太岳山，从劳模故里到晋商文化的发源地，恰是我在这一段时光里从春到秋留下的足迹。虽然耳畔还时常回响着大家的那句“常回来看看”，但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又会回去。我一次次穿梭在单位、家和孩子上学的路上，周围的环境渐渐熟悉，但这种熟悉谈不上适应与不适应，习惯与不习惯，只是偶尔驻足街头，我会不经意间把目光放长放远，我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，所有的一切与我而言都难以辨别清楚，即使把眼睛望穿，这里也没有几张我熟悉的脸庞和几个能给予慰藉解惑的答案，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怀念吧。在车水马龙中、在灯火闪耀时、在烟火氤氲处静静地听听内心的独白。更多时候，我除了脚下的路干脆什么也不看，任车辆穿梭、任行人寒暄、任沿途喧哗。慢热兼被动的性格使然，患得患失间，我用微笑面对着微笑、用微笑面对着方言、用微笑面对着听不懂的故事和不曾参与的过往，是礼貌也是距离。真正融入和渗透并非朝夕之事，但真正的归宿感和时间的长短又有多少关联？归宿感是与生俱来的，它是从自己心灵深处慢慢生长出来的一种踏实和心安。

无论走到哪里，一经稳定，生活就会回归到一成不变的样子，柴米油盐像一张网，会在规律和随性的穿插中把漫流洪荒般的时间填满，像一本流水账，无所谓珍贵与否，但却是构建生活的全部，即使时光匆匆，这份本真都将被封存成册。

前段时间一个要好的朋友想去看一场演唱会，问我意下如何，我当时笑着说自己喜欢追星，再说也早已过了追星的年纪，结果她一句话就把我给触动了，她说她这次真的不是追星，而是在开启一场怀念，怀念我们的过去，怀念我们曾走过的青春岁月。电话里，她的语速平缓而低沉，但我依然能感觉到她内心的波澜。歌曲的旋律像开在心底的花蕾，随着花瓣的舒展，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痉挛，太多的怀念都是不可逆的，太多的美好都是回不去的，我们怀念的何止是几首歌曲，更多割舍不下的应该是那时永远留在歌曲里的倔强和遗憾，那份青涩和酸楚，是我们稍纵即逝的青春，还没来得及挥霍，就已来到了怀念的边缘……

都说秋天是一个适合怀念的季节，天蓝、风轻、云淡，只是连日的浓云密雨给这个秋天蒙上了一层阴冷潮湿，抬头仰望间，视野里少了几分秋日的明净和朗然。野菊怒放的无所畏惧，肆意 in 迷蒙的山野间散发着它生命的张力，青翠树叶仿佛一夜之间就被晕染上了深浅不一、浓淡有别的鲜红和暖黄，它们在秋风中徘徊低语，在秋雨中摇曳缠绵，一切都那么轻、那么静。然而一个旋转、几个翻飞，在飘离枝头的瞬间，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沉得载不动的眷恋，短短数月便是一生，那清晰的叶脉里定然写有我们读不懂的怀念。